

水滸傳

（明）羅貫中 著（清）金瓶梅詞話 卷一百一十五

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回目

引 首		(1)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3)
第二回	史太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33)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45)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62)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74)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86)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97)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106)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18)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27)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37)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146)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56)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65)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76)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89)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202)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拼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214)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郛城县月夜走刘唐	(227)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41)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郛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254)

-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264)
-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275)
-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啖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302)
-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①……(312)
- 第二十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326)
-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335)
-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344)
-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353)
-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365)
-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377)
-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393)
-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405)
-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417)
-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430)
-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442)
-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455)
-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469)
-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486)
-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497)
-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511)
-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524)
-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539)
-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554)
-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庄……(570)
-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582)
-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595)
-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604)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617)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628)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640)
第五十二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652)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667)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679)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690)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702)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714)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726)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738)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750)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764)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780)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791)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802)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812)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822)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834)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846)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856)
第七十回	聚义厅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865)

①本回回目续加者百回《忠义水浒传》作《鄂哥大闹授官厅，武松斗杀西门庆》，此处据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改，详第二十五回注。

引 首^①

词曰：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所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后来感的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出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不则这个先生吟赞，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搏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

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搏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掀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能治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

这朝皇帝，庙号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想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无其太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珠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尾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众皆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縲绁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为使，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不敢久停。从人背了诏书，金盒子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于路上但见：

遥山叠翠，远水澄清。奇花绽锦绣铺林，嫩柳舞金丝拂地。风和日暖，时过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邮亭驿馆。罗衣荡漾红尘内，骏马驱驰紫陌中。

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书丹诏，一行人从上了路途，夜宿邮亭，朝行驿站，远程近接，渴饮饥餐，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

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太尉看那宫殿时，端的是好座上清宫。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
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
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君，右势下玉女金童，
簇捧着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靸履顶
冠，南极老人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
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湲，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
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
清殿上鸣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磬，真人礼
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
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得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太尉，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未尝下山。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

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为使，赍捧御书丹诏，亲奉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攘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朝廷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便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将至半山，望见大顶直侵霄汉，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痕，近看平吞明月魂。高低不等谓之山，侧石通道谓之岫，孤岭崎岖谓之路，上面极平谓之顶，头圆下壮谓之峦，隐虎藏豹谓之穴，隐风隐云谓之岩，高人隐居谓之洞，有境有界谓之府，樵人出没谓之径，能通车马谓之道，流水有声谓之涧，古渡源头谓之溪，岩崖滴水谓之泉。左壁为掩，右壁为映。出的是云，纳的是雾。锥尖象小，崎峻似峭，悬空似险，削蜡如平。千峰竞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虎啸时风生谷口，猿啼时月坠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

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公子，在京师时重衾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撮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扑地望后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时，但见：

毛披一带黄金色，爪露银钩十八只。

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

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獐麝皆敛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但见：

昂首惊飙起，掣目电光生。动荡则折峡倒冈，呼吸则吹云吐雾。鳞甲乱分千片玉，尾梢斜卷一堆银。

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口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

时，寒栗子比饽饽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那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凹来。太尉看那道童时，但见：

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

昔日吕洞宾有首牧童诗道得好：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只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横吹着那管铁笛，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采，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廷中

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抡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道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望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拙？”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但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放了，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晚。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桶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

镇魔王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敢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疾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看里面时，黑洞洞地，但见：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数百年不见太阳光，亿万载难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东西。黑烟霭霭扑人寒，冷气阴阴侵体颤。人迹不到之处，妖精往来之乡。闪开双目有如盲，伸出两手不见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时。

众人一齐都到殿内，黑暗暗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别物，只中央一个石碑，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碑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台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

良^④，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谏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约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
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
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
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掀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睁痴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

“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有诗为证：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
 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
 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③

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提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路上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篆，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自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亦不在话下。

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有诗为证：

诗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
 岂知礼乐笙箫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③续加者百回《忠义水浒传》首先把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引首》割裂为二，四分之一，记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发生瘟疫事，仍作为《引首》。四分之三，记宋仁宗命殿前太尉洪信为使，前往信州龙虎山上

请官宣请张天师来京祈禳瘟疫，洪信在上清宫伏魔殿放走一百八个魔君事作为第一回，标题作“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把原本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改为第二回。并把原本〈引首〉最后部分记龙虎山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放走魔君事移下第一回，企图平盗改〈引首〉的痕迹。本书根据考证结果恢复原貌。请看〈考证〉第七章一、割裂删削，A·割裂〈引首〉。

②此处说：“二来宋朝必显忠良”，案罗贯中《水浒传》是写“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搅扰得道君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直教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充”，要打倒宋皇朝的统治，另建立新政权的，怎有说“宋朝必显忠良”的话呢！这分明是续加者盗加，以作续加后部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的伏线的。

③这首诗，续加者百回《忠义水浒传》移作下回的入回诗，今据袁无涯刻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滸全传》归回原处。

第一回^①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上，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滂汉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乡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逦回到东京，竟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士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开封